

周末的清早，下着淅瀝小雨。難得起了個大清早的我心情不錯，殊不知一出房門便迎來了母親囉唆的指責：「一心，你又開着空調！」我扁扁嘴，用輕蔑的眼神瞥瞥母親：「現在可是七月，沒有空調不就熱死了？」然後也不管母親的嘮叨，自顧自的吃起早餐來。

我把湯匙放進燕麥粥裏拌了拌，儘管粥的香氣四溢，可看着那沉甸甸的深褐色，實在難以令人食指大動，因此我隨便吃了些許便放下湯匙了。這意味着我又要面對母親那兇狠如要「殺人」的目光。母親的嘴角正欲張開說些甚麼，便被我一下打斷：「感恩！我真的很感恩母親為我煮的早飯。啊！我很感恩今天下雨了，所以我要出門去走走！」在母親哭笑不得的情況下，我走出門了。

自幼，母親在我有些許浪費或認為我沒懷感恩之心時，便會長篇大論地說教起來：食物很珍貴、要感恩大自然等等。而比起炎熱和討厭的下雨，以及母親的教誨，我寧可選擇前者。於是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，我便「逃」到樓下的公園去。

清早的公園沒有人，靜悄悄的。我漫無目的地走着，到了一棵大楓樹旁。該樹的葉子有些隨雨水飄落，緩緩的，落在泥土上。我盯着這堆滿一地的葉子發呆，忽然想起幼時的一個回憶。那年這棵楓樹還沒有這樣高大，調皮的我正欲爬上樹上一覽公園的風光，結果才剛爬不久便不慎掉下，是這些成堆的樹葉保護了我呢。想到這不由得會心一笑：「還沒正式向你道謝啊，大楓樹！感謝你。」

這美好的回憶及滿心的感動卻被塊「會動的葉子」打斷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樹葉下有一隊的螞蟻在行軍，出於好奇，我便順着它們的行軍路線往前走去。

地上有一個四分五裂的果子，裂紋想必是在某棵樹掉下而造成的吧。一群螞蟻圍着那果子工作，有些把果子弄成細塊，有些正在搬運，還有些在指揮着，整個工序有條不紊地進行着。原來他們行軍的目的便是為了搬食物，這時我玩心大發，決定作弄一下努力的螞蟻們。我拾起一根樹枝，將那果子推去較遠處，螞蟻們起初很是驚慌，後來找到果子後，又繼續不知疲累地忙碌起來。果子經過三番四次的移動，可螞蟻們忠心得很，仍追着果子去。我撇了撇嘴，覺得無趣，有必要如此執着那顆果子嗎？看着牠們追逐食物的樣子，不知為何想起了一開始被我「放棄」的燕麥粥。

忽然，一直呈直線的螞蟻軍亂作一團，我蹲下細看，原來其中的一隻螞蟻死了。雖然牠身體的顏色與土壤融為一體，可是背上那青綠色的果子依然奪目。螞蟻死去後的殘骸會化入土中，成為自然的養分，你只是變了另一種形態生存而已，安息吧。想着想着，突然卻發現這又何嘗不是螞蟻對大自然的感恩呢？自然中賜給了牠們的食物，牠們便不浪費並主動地去珍惜這恩惠，因此死後大自然也接納牠的屍體以作感恩。

而當年保護了自己的那棵小楓樹，也是大自然對我的恩惠，因此我更要對它常懷感恩之心。雨已經停了，天空出現一條美麗的彩虹，「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。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。」這不也正是大自然所給予我們的嗎？

現在，我終於真正明白母親「囉嗦」已久的道理：我們所用的衣、食、住，皆是自然所給的惠澤，因此要常懷感恩之心，這樣大自然同樣會感恩於我們。

我收起雨傘，奔回家中，吃完了餘下的燕麥粥。關掉空調，享受着自然清風的吹過，並吸納自己要心懷感恩之情。